

古城旧事



往事钩沉

自制松花蛋

春潮

近日,在群里看到一群友发出来《太原饭菜》一书的图片,不由地就想起我自学厨艺的往事,尤其是自制松花蛋的经过我是记忆犹新。

我非常爱吃松花蛋,可是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松花蛋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而且还得凭号证购买,数量极其有限,难以满足我的食欲。

当时我一看到《太原饭菜》书中有关松花蛋的制作方法,顿时来了兴趣,再仔细一看详细介绍,制作原料只需鸡蛋、石灰、咸盐、碱面和柏树叶,都是常见之物,这就让我更加有了制作松花蛋的信心。鸡蛋、咸盐、碱面到商店买来就行,石灰到任意一个建筑工地去要一些也不是难事,就是柏树叶让我很费了些脑筋。当年街头绿化率都不高,只有公园里才有柏树,这就让我有点为难了。我想,到公园去折柏树叶,那不是破坏公共财产吗?这样做行吗?想来想去,我犹豫了好多天,最终我没有抵挡住松花蛋美味的诱惑。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拿了一个书包,去了公园,选择人烟稀少的地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采摘,终于采摘了满满一书包的柏树枝。

原料备齐了,我就按书上的介绍开始制作,每一个细节都是严格按照标准来操作,比如:咸盐5两,碱面一斤,我都要准确地称重计量,但是生石灰3斤,因为石灰太轻太呛,就约摸着放了一些。还有柏树叶,书上说要一斤,可我把在公园里采来的柏树叶称来称去只有9两,只好将就了。然后一层鸡蛋一层柏树叶在坛子里码好,又按照标准放了5斤凉开水,将坛子用泥密封好,耐着性子足足等了40天。

到了开坛的日子,我专选在中午吃饭时分,家人们都围过来,一起等候着美味的出现,而我则是在心里不停地悄悄念叨:老天保佑,一定要成功啊!封坛泥被我一块块掰掉后,也顾不得一股石灰味冲入鼻腔,赶快用手拨开最上层的柏树叶,从坛子里拿出两个松花蛋,剥开蛋壳一看,哇,我成功了!只见两颗深绿色的、晶莹剔透的松花蛋出现在我的手掌中,而且上面还印有漂亮的柏树叶的花纹,我赶快又拿出来两颗,用小刀刻成了荷花状,摆在了餐桌上,让全家人吃了个痛快。

岁月留痕

出差忙代购

韩长绵

1969年12月,在山西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胡家峪矿工作的我受领导安排,携带经纬仪、水准仪等精密测量仪器来到上海进行维修。一个下午,我趁公干之隙畅游了早想一见的外滩,为了回去有向同事们炫耀的资本,我就面向黄浦江留了个影。

那个年代,能够去一趟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是多么光荣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啊。记得在临走之前,亲朋好友来了一屋子,我和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分头记着他们要买的东西,并耐心地听着他们的叮嘱,唯恐我一时精神溜号漏掉了谁。这种场面是那时候一道常见的风景,只要听说谁将出差去上海、北京、天津、西安等大城市,无论相识不相识,都要敲门入户,或者求与之相熟的人代为替自己传话捎买什么东西。因为在物品奇缺的年代,越是像我们矿山这样的小地方,就越难以买到一些虽非生活必需品但又是居家过日子离不开的紧俏商品,比如尼龙、的确良服装、时髦花布、皮鞋、奶粉、糕点之类。那次我从上海返矿时,就背回五大提包东西,到家打开提包,屋子里顿时成了个小百货店,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好笑。

记忆中的解放市场

赵庆恩

上世纪50年代初,太原解放后不久,政府为繁荣市场,保障供给,因地制宜兴建了一处露天综合集贸市场——解放市场,它位于当时大北门外东侧的城墙与北沙河之间,即现在的解放路与北大街十字路口东面,占地面积约有二三十亩。

那时的解放市场虽说不能与市中心繁华的柳巷、开化市、大中市相比,但在太原市也是颇有名气的。这不仅是由于它的规模和地理位置,更主要的是由于它旺盛的人气。在解放百货大楼、解放副食大楼建成之前,这里曾是北城地区绝大多数居民购买食物及生活必需品的首选场所。一年四季,每天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市场内有卖粮油副食的,卖瓜果蔬菜零食小吃的,卖锅碗瓢勺日用百货的,卖服装鞋帽床上用品的,应有尽有。此外,还有要把式卖艺的、拉洋片耍猴的、捏泥人吹糖稀的,以及说评书唱大鼓的……时不时的还会有外地大型马戏班子来此搭棚演出。在市场东边不远处还有一座既土且又十分简陋的解放剧院。说它是剧院,其实就是用木板、苇席与泥巴搭建而成的一座大棚而已。在棚内的土质地面上固定了一排排用木板制作的桌、凳,以供观众坐着看戏。别看它走风漏雨不起眼,它可是当时北城地区除北文化宫外仅有的一座剧院,天天都有剧团演出:有晋剧、豫剧、评剧、河北梆子等不同剧种,每天剧目都排得满满的。因票价亲民低廉

(甲票1角5分,乙票1角,丙票5分),所以来此看戏的人相当多,上座率十分可观。综上而言,当年的解放市场已兼具商业与娱乐的双重功能。正因如此,它也就成了我们这些贪玩孩子们最喜欢去的乐园。

我家当时就住在离解放市场不足四五百米远的绿柳巷。解放市场自然而然地就成为我放学回家后常去玩耍的地方。其实,最吸引我的还是去听评书。那时,一到夏季,每天傍晚,评书演员就在市场内的一块空地上摆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等聚的人多了就会开讲。书场中,演员说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周围观众听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每当演员说到最精彩,最扣人心弦的地方,总会用手中的“醒木”猛地拍一下桌子,随口来一句:“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时,一些不想掏钱听说书的大人和我们这些身无分文的孩子们就会马上溜走,不等演员过来收钱,我们已跑到别的摊位旁看变戏法或是练气功的去了。正是采取了这种“游击战术”,在1955年的暑假期间,我免费听完了长篇评书《三侠剑》。现在,每当想起儿时的那些趣事,不由得就会偷偷发笑。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60多年过去了,昔日繁华热闹的解放市场已成为历史,被车水马龙的通衢大道和高楼大厦所取代,但它在我的脑海中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难忘时刻

给姥姥送饺子

刘琪瑞

我们老家有个风俗,称“人到六十六,要吃闺女一刀肉”。意思就是,老人66岁时,家里做女儿的,要到肉摊上买来一刀猪肉,且是六两重,用六两肉加上六两面,包66个饺子送给老人吃。肉和面要用得恰恰好,而且66个饺子要包得小巧玲珑,老人一顿能吃完。“66”倒过来是“99”,寓意老人六六大顺、长长久久。

那年,姥姥过66岁生日,母亲早早割了肉,剁了馅,和上面,擀皮包饺子。她心灵手巧,包出的饺子个个赛飞燕,呈展翅欲飞状。添上水,烧灶煮饺子,“前面来了一群鹅,扑通扑通跳下河。等到潮水涨三次,一股脑儿赶上坡。”母亲边念叨着饺子的谜语,边麻利地将饺子下进了锅。

俗话说:“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在一旁看着的我那个馋呀甭提了,口水汩汩地往上冒。要知道早年间,庄户人家日子穷苦,平时吃饭都清汤寡水的,一年到头儿难得见几回荤腥,不到年节,很难吃上一顿热腾腾、香喷喷的饺子。

母亲很快将饺子煮好了,为保险起见,又小心

翼翼地数了一遍,不多不少,正好66只,一只只圆润润、白亮亮,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我禁不住又咽了咽唾液。姥姥一个人住在村子的南场边,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捞进一只大海碗里,罩上两层笼布,让我赶紧给姥姥送过去,让她趁热吃下肚。

我小心地捧着这碗饺子,迈开长腿往姥姥家赶。那股肉香面香越发浓郁,老是往我的鼻孔里钻,我使劲咽着涌上来的口水,可总也忍不住,不知不觉间,先是摸出一个飞快塞进嘴里,那味儿满嘴溢香,后又抠出两个饺子囫囵吞枣咽下肚。

我知道闯了祸,到了姥姥家,把那只海碗一放,顾不上和姥姥道一声“生日快乐”,转身往回跑,姥姥在后面喊我,我也没敢应声。

第二天,姥姥拄着拐棍儿来我们家,母亲问她饺子一頓吃了没有。姥姥笑眯眯地说:“你那饺子香着呢,包得也小巧,俺一頓儿吃完了,到现在还不饿呢。”

一旁的我听了,小脸儿红红的,有点发烫,心里对慈祥的姥姥充满了感激。

非常经历

艰难险阻风雪路

刘源晋

那是1965年12月26日,我与同事老卫一起去新疆完成一件紧急外调任务。我们先乘火车到西安,然后又从西安不停蹄直奔乌鲁木齐,当列车到达时已是12月30日了。我掀起挂在出站口的羊毛毡门帘,看到天空飘着雪花,地面早已被冰雪覆盖得严严实实,来往汽车的轮胎全部都挂着铁链子,刺骨的寒风裹着雪花,吹在脸上像针扎一样。

那个年代,由于特殊原因,到伊宁需要公安部门签发的临时边防证,当我俩办好了边防证,又被告知,到伊宁的汽车每天只有两班,而且两天内的票已全部售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突然我看到不远处停着一辆卡车,车门上居然写着“农四师”,就这样终于搭上了开往伊宁的车。车开得很慢,来往的车辆已经把路上的积雪压得瓷实发亮,车犹如走在玻璃板上,在经过有沟的地段时,不时还能看到沟下有翻滚下去的汽车。虽说只有1000公里左右的路程,但因为路况极度危险,只能白天开,晚上住兵站,所以足足走了三天才到达伊宁。1966年的元旦,我俩是在风雪交加的途中度过的。

第二天上午,风雪仍在继续,要找的人在肖尔布拉格连队,因为暴雪封路已经几天没有通勤车了。转眼两天又过去了,得到的还是没通勤车的消息,站在凛冽的寒风中,想着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俩都十分着急。幸好有辆车要下去给连队送春节慰问品和年货,我俩喜出望外,赶忙请求政治部主任出面联系,不仅解决了车的问题,还借给我们两套皮行装。路上积雪非常厚,车开得很慢,直到天

黑才到达肖尔布拉格。第二天通过指导员找到了当事人,外调任务终于完成。

返回伊宁又成了问题,雪还在下着,通勤车还没有恢复。一等又是三天过去了,真是急死人。无奈之下我们半夜里坐上一辆送难产孕妇到伊宁市医院的大卡车。我俩皮大衣、皮帽子、皮靴子全副武装起来,零下近30摄氏度,坐在卡车上被凛冽的寒风吹着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走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到的医院,我俩根本不知道,等睁眼一看,身上好像穿着一件雪白的皮袍,口罩和脸已经冻在一起,皮帽子下挂满了霜花,两腿麻木,根本无法站立。老卫笑着对我说,如果咱俩在车上再坐几个小时,恐怕就冻成《冰山上的来客》中的那位哨兵了。跑到汽车站买返回乌鲁木齐的车票,一问才知道春节前的票都已售完。可我俩归心似箭呀,连着两个早晨,我们都是天不亮就起床,赶到售票处,看能不能等到有人退票,在第三天我俩又一次失望地走在回招待所路上时,太幸运了!遇到一位我的祁县正宗老乡,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他帮助下,我们终于登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汽车,又费尽周折到了西安,在1966年1月18日,我们终于回到太原。

想想56年前,我们从太原往返新疆23天,苦吃了,罪受了,特别是经历了肖尔布拉格的那个风雪夜,真的是无法忘记。如今,太原往返伊宁只用两天多的时间,真是不可思议啊,我有机会一定会重走一次新疆风雪路。